周易訂疑

周易訂疑卷之十一

樂陵董養性邁公輯著　　弟養中建公較正

上傳

韓康伯註、只作周易繫辭上第七、无傳字。疏謂之繫辭者、繫屬其辭于卦爻之下、則上下二篇經辭是也、夫子本作十翼。申說上下二篇經文。繫辭條貫義理。別自為卷。有以簡編重大。是以分為上下。然未明提傳字。程子亦名為繫辭、不言傳也。皆无分曉。惟本義名為繫辭傳其分上下篇仍依其舊。此于十翼之說為確。

陸德明釋文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于雜卦○皆有傳字○亦有无上字者、

本義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訂疑本義、與周易上經本義不合○或朱子初時作本義○尚依今本○其彖傳象傳○或如今本乾卦附之爻辭之後○或如今本坤卦以後六十三卦○彖傳附之卦辭之後○大象傳附之彖傳之後○小象傳附之各爻之後○乾文言附之乾卦象傳之後○坤文言附之坤卦象傳之後○是皆有經可附○獨繫辭傳无經可附○又不若說卦序卦雜卦三傳○可各自為篇○故自分上下也○後又疑經有

上下篇故古易彖傳象傳凡釋上篇者名為上傳釋下篇者名為下傳文言自為一篇獨此繫辭傳既不可依經以分上下是亦无經可附也又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不若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之各自為類而自為一篇其所論雖不專繫辭之事而繫辭之事為多故名為繫辭傳以其簡袞重大而自分上下也後又見孔氏正義即疏論云文王易經本分為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此與愚後說同見彖象傳是有經可附矣然前說近是此處恐是朱子未及更定之說耳本義似此者不止一處

朱子曰、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訂疑亦有言人事處或言聖人作易之由或言聖人用易之事

或言學者學易之法三者盡之矣

朱子曰、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董之底繫辭

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沒理會

訂疑自予言倒是上繫有些寬泛籠統處可任人游移說底下

繫便句句貼實有吃緊為人處着學者有實落下手處

雙湖胡氏曰、若只有上下經而无繫辭傳則象數之學不明理

義之微莫著易亦竟无以致用于萬世而適乎仁義中正之歸

矣其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為大傳蓋太史公受易楊何何之屬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高卑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朱子曰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易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那乾坤卑高便是那賤貴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準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盡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

妙悟訂疑本此

又曰、上句、是言造化之實體、以明下句作易之事、

雲峯胡氏曰、朱子曰、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乃○是○觀○天○地○即○見○易○也○蓋乾坤之卦未畫、觀之天尊地卑、乾坤之位已定矣、貴賤之位未齊、觀天地萬物之卑高、卦爻之貴賤已位矣、易未有卦爻、則未有剛柔之稱也、天地間、陽者常動、陰者常靜、可見其為剛柔矣、易未有卦爻、則未有吉凶之辭也、天地間、事事物物、善惡各以類而分、善者可知其為吉、惡者可知其為凶矣、未有蓍卦、固未見所謂陰變陽、陽化陰也、天成象、地成形、蓍卦之變化、已于此乎見矣、此一節○言畫前之易固如此也○

蒙引此一節是夫子從有易之後而追論夫未有易之前以見畫前之有易也易有乾坤剛柔吉凶變化然此等名物皆非聖人鑿空所為不過就六合中所自有者摸寫出耳是易雖未作易中許多事物色色皆備先儒所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書開眼即見者也至于下文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乃是聖人作易處以此節為未畫之易最為有理方起得剛柔相摩一段

訂疑朱子不主畫前之易說謂易理原在天地間就眼前任舉一物一事盡是易未有易之先是如此既有易之後也是如此只是要人就眼前看易理耳此說自平正其云說做未畫之易

也不妨乃餘意也

本義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純陰純陽之卦名也

蒙引天尊地卑天尊在上也地卑在下也愚嘗即是推之雷動風散雨潤日暄坎離定矣山澤通氣艮兌定矣獨言乾坤者亦舉其一（是舉純以例其餘）使人知所以例其餘也歟

本義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

蒙引本義云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以天地言之天尊地卑其卑高固昭然不易也以萬物言之如山川陵谷之類其卑

高亦昭然可覩也○動物如人類○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其卑高各有定位也○如鳥獸之類則大而犀象○微而鼠兎○大而鯤鵬○微而燕雀○其類固各有卑高也○在植物○則柟橡杞梓○或干霄蔽日○而弱草僅足以棲塵○何莫不有卑高之類也○然自其類而言之○則亦各自有卑高之別焉○又曰、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以一卦分二體而言○則上卦為貴○下卦為賤○以六爻言○初賤而二貴○三又貴于二○四又貴于三○五又貴于四○上雖貴而无位○亦終是貴為人上也○故大傳云○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爻有等○則六爻各自為貴賤可知○

本義動者陽之常云云至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

蒙引凡陽物其性類皆動也陰物性皆靜也謂之有常者陰亦或有動者陽亦或有靜者然非其常也今以天地萬物觀之如天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常動也地則亘萬古而常靜也其有震動者乃變異也至于萬物如人之男女鳥獸之雌雄牝牡之類其性之動靜亦槩可驗矣故丈夫志在四方婦人得其正者自不輕出閨門雄鳴而雌伏牝雞不司晨牝馬雖健必非空群之逸足而觸藩之壯必羝羊也斯亦可見陰陽之分動靜而剛柔所由判也

本義方謂事情所向云云至占決之辭也

朱子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伊川說是亦是遠天下事物各以類分故存乎易者吉有吉類凶有凶類訂疑按伊川云事則有類形則有群善惡分而吉凶生矣形字欠妥

方只是事訓術訓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其類而聚也訂疑本註疏疏曰方謂法術情性趨舍故春秋左傳云教子以義方註曰方道也是方謂性行法術也愚謂性行者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也書曰習與性成賈生曰習慣如自然少成若天性法術者道不同不相為謀孟子故術不可不慎也是也

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物事也、此條與下句无別與本義及朱子前說不合勿從

蒙引事物善惡各以類分如其為人孝弟則少好犯上不好作亂矣又如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是事情所向之善者以類而聚也如紂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天下珍怪之物而御之矣是惡之以類而聚也豎刁之自宮以適君管仲謂其不可近樂羊之食其子魏侯賞其功而疑

其心蓋以其不自愛必不愛人而所厚者薄亦當无所不薄茲可見事情之惡亦各以類而聚矣此說未當一說只是如仁義忠信孝弟廉耻為一類克伐怨欲放僻邪侈為一類此說勝前一說事情所向謂好惡殊途趨舍異轍也訂疑三說一也何分從違

物以群分者在人類則君子小人各以其類故觀遠臣以其所主觀近臣以其所為主元愷用而四凶抵罪孟子謂我退而寒之者至矣吉凶生矣生于善惡也馬氏曰方以事情言物以人物言簡雜

說統方字舊指動念說物指人物之物取品格義聚者善惡之積漸分者善惡之異黨朱子曰一念向善則百善俱集一念向惡則百惡俱集此謂類聚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門內有小人門外小人至此謂群分

訂疑本義事物善惡各以類分通釋二句方以類聚如云志仁无惡又如喻義懷德懷刑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泰而不驕上達求己之類此善之以類聚也惡者反是物以群分如共工驩兜之比周為黨飛廉惡來五十國之類此惡物之以群分也如元愷五臣九官十二牧亂臣十人七十二子

此善物之以群分也又如直諒多聞之益者三便僻善柔便佞之損者三皆物之以群分者也

本義象者日月星辰之屬云云至陽化為陰者也

蒙引成象成形各自有變化以成象之變化言之如日月之往來寒暑之交代雷雨風雲之或作或輟之類皆是也以成形之變化言之如山之或氣噓而品物流形或氣吸而萬物歸根如水之往者過來者續或為朝或為汐如動物之有作息植物之有榮枯之類皆是也

訂疑在天成象如日月之長短盈缺不一其度數經星之昏旦

不一其中五緯之順逆不一其行彗孛之出滅雷電之發藏風雲之變幻之類皆是也在地成形如山陵之異其形勢水泉之異其色性鳥獸之異其毛羽草木之異其質味災異妖祥之異其態狀之類皆是也

蒙引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不可分蓍策卦爻為二本義以蓍策冠卦爻之上者以此卦爻是蓍策中之卦爻也不然卦爻為易之體蓍策為易之用當先言卦爻而後蓍策矣易中卦爻本无變化變化者皆是蓍策中陰陽老少之為也亦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本義云卦爻陰陽

皆形而下者以卦爻冠諸陰陽之上知此陰陽乃指易之陰陽矣不然當置陰陽字于卦爻之上其以變化分屬陰陽者蓋陰重濁猶以漸而變陽輕清則化而无迹矣此須于造化人事上實見得方是勿徒只以變化二字分屬陰陽便了也如雷電風雲之類其聚散往來曾見有痕迹否若夫動植之類其變也雖終歸于盡然猶有渣滓在久則亦化矣此可見變者化之漸意所以然者有形故也若陽則止是氣故一化而无迹然單言變亦該得化單言化亦該得變並言則當有別

本義此言聖人作易云云訂疑當移于下節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訂疑註與程傳皆以造化言梁山來氏從之本義指易卦言曰此言易卦之變化也此句極鶻突不如云此言聖人作易畫卦之事也若移上文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云云于此則確矣上節只言陰陽之實體此節方承上文言聖人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乃作易之事也

朱子曰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與起下文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處訂疑此是故是承上文者

摩如一物在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如磨于相似下面一片不

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住自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又曰摩是兩个事物相摩戛盪是圓轉推盪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圓轉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訂疑此聖人始初畫卦之事只好就橫圖說如邵子經世書伏羲八卦次序圖及六十四卦次序圖也本義正指此言其小註云摩旋如磨子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住及盪是圓轉推盪出來又云盪是圓轉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似是就圓圖說了不可從

理如指掌

蒙引剛柔相摩即是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說八卦相盪即是因而重之之說嘗觀孔子說易只說到八卦便停住如此云八卦相盪後又云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又曰八卦以象告是蓋以六十四卦即八卦之所重也要之似不如邵子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每加一倍者為尤明白痛快大抵亦是立言不同然邵子之說實為前聖之所未發也此條正指橫圖言乃聖人作易本子圖圖是即此圖而圖之方圖是即此圖而方之耳在伏羲畫卦時只一每加二而已何曾有相摩相盪之實其摩盪二字特假借

以明其意耳如所謂參伍錯綜皆假借字意也訂疑即參天兩地參兩字亦是假借字意人皆作實用字了看書須如程齋先生于无字句處討意旨方有實在受用處拘之在文字上泥解終是影响

朱子曰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臨川吳氏曰畫卦之初以一剛一柔與第二畫之剛柔相摩而為四象又以二剛二柔與第三畫之剛柔相摩而為八卦○蒙引陽交于陰而陰生于陽于是有太陽少陰焉陰交于陽而陽生于陰于

是有少陽太陰焉、是兩相摩而生四也、太陽交于少陰、而乾兌分焉、少陰交于太陽、而離震分焉、少陽交于太陰、而巽坎分焉、太陰交于少陽、而艮坤分焉、是兩相摩而為八也、○時講云、剛摩柔而生太陽少陰、柔摩剛而生少陽太陰、太陽與少陰摩、而生乾兌離震、太陰與少陽摩、而生巽坎艮坤、○訂疑此諸說紛等解說真紛求成技成文不得如屠龍雕楮技成而无用刻脂鏤水文成而无用也

潛解本文只言兩畫不言四象只言八卦不言六十四卦蓋舉兩而四在其中舉八而六十四在其中訂疑此一段簡捷了當斬盡葛藤愚謂只言八卦則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萬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四節言人身無有乾坤之理易知二節言人能全乾坤之理則可與天地參矣如中庸首章首言道之大原出于天次言道之實體備于己末言聖神功化之極在此則首言易之大原本于何等明狀

天地次言易理備于人身終言體易之極功也

朱子小註、男女有兼植物言者、蒙引辯之曰、孔子只是就動物言如乾卦彖傳品物流形亦只是就植物言朱子語類所記亦朱子旁引曲証之辭耳學者泥之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豈唯說詩為然此虛齋善看書處

彭山季氏曰、男女雖同陰陽之氣而主于陽者必健主于陰者必順乾坤之道生物之理也以乾坤之道而成男女則男女之性本乎健順之德也與凡物得形氣之偏者不同物性不可以

此理考亭識得透故解經書處亦多用之

語健順故男女以人言也訂疑物性亦有健順如馬性健牛性順馬亦分健順如牡馬健牝馬健而順此結上文以起下文見乾坤乃人固有之理而德業之所由成也

訂疑以大體言之男健而女順然細分之男女各自有健順如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不論男女皆備此二者之德也如男子亦有寬裕溫柔女子亦有節烈貞固是也故下文合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豈男子遂不簡而女子全无易乎

蒙引人見男女只是受形氣于父母而不知父母之道原即乾坤之道也厥初氣化之始乾成男坤成女既有男女之後則氣

化付于形化形化衍乎氣化故周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无窮焉朱子註云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坤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形氣交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无窮矣○嘗觀天地生物何緣有男女之分蓋太極實含陰陽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是以太極奉判之初其氣固自分陰陽陽之輕清上浮者為天陰之重濁下凝者為地及天地既位之後此氣又絪縕融結亦自分陰分陽得陽之奇而健者為男得陰之偶而順者為女所謂天地萬物之父母是也或曰此為

氣化者言也若今之成男成女何必皆出于乾坤曰此理萬古不易也人物始生之初男女之出于乾坤者氣化固自无疑但氣化无窮者也既有男女之後則所謂氣化者悉交付于男女之身矣于是父道之所在即乾道之所在母道之所在即坤道之所在也此二句其辭雖若專主氣化者言而其理則實兼形化者在其中

訂疑人之一呼一吸皆天地之氣為之貫通乾坤之道未嘗一息不在人身中人特天地傳遞耳如鬼神憑蓍龜以告人吉凶可謂告吉凶者特蓍龜之所為乎此理甚明何必紛紛致詰難

乎○

梁山來氏曰、成男雖屬乾道○而男女所受之氣○皆乾以始之○成女雖屬坤道○而男女所生之形○皆坤以成之○分○之○則○乾○男○而○坤○女○合○之○則○乾○始○而○坤○終○此造化一氣流行之妙○兩在不可測者也○訂疑此亦合下節○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本義知猶主也○云云○朱子曰、知者管也○主之意也○如知州知縣之知○不當解作知見之知○乾為其始、為其萌芽、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為、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成物乃流行之時、故有為、

訂疑乾知大始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也坤作成物即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也資生以後生長收藏皆坤之事本義輕清未形未形尚未形也

蒙引始指其初大謂其全也上文男女專指動物故此云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則兼植物矣

訂疑本義蒙引皆欠緊切此節不過要就知大始處形出下文易字就成物處形出下文簡字以起下人當全易簡以配乾坤之意耳

蒙引上文以乾坤準天地下文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亦指天地

故曰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則此乾坤似不當泛言訂疑似字刪本義云之是擬其理之所類而言言不但乾坤之成男女然也亦猶易有太極一節云畫卦揲蓍其序皆然生之之謂易一節云理與書皆然也若本旨則自各有所主

訂疑乾知大始二節雖言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者然上文已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矣知大始作成物易知簡能即申言上文乾道坤道之實以明上文所謂乾道坤道者即此知始成物者也所以知大始者易也所以作成物者簡也人能全易簡之理則是兼體乾坤之道而成位乎其中而易之理在我矣

說統上文發明男女所由成○已將乾坤之理○交付在人身上○此復言知始作成者○專○為○下○文○易○知○簡○能○張○本○以明人心自有一乾坤也○易則易知以下○是說人心之易簡○與天地之易簡一般○至于盛德大業○得天下之理而成位乎其中○方滿得此心知能之初○此正人心之乾坤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本義乾健而動○云云

朱子曰、乾之易○只管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不做上一截事○只做下一截○故簡○知便是起頭、能便是做

了。○乾惟行健、其所施為、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要生便生、更无疑滯、要做便做、更无等待、非健不能、○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透徹達、闌截障蔽他不住、人剛健者亦如此、訂疑傳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朱子曰、乾坤變化而无為、今朱子云做、云施為、說得不似天地无為而成底氣象。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

誠齋楊氏曰、自乾知大始、至坤以簡能、贊乾坤之功○雖至普而无際○而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煩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本義人之所為○云云 訂疑德謂得于己者、己當作心

朱子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易簡在乾坤○ 訂疑即天地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却是以人事言○○易知底人○人自然去親他○若其中險深不可測○則誰親之○做事不煩碎○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頭緒多○做得事來艱難底○必无人從之○如何得

有功易知而人親附自然可以常久易從而有功則所為之事自然廣大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人自然易知簡時人自然易從有親可久則為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者富有而无疆

平庵項氏曰稱賢者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充而至也若但言聖人則嫌于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脩之路絕矣

雲峯胡氏曰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物有乾坤此一節見得人

心自具一乾坤。蓋人之心。本自與天地同體。世人往往傾險使人不可近。勞攘使人不可行。不可持久。不可充拓。卒自為小人之歸。殊可惜也。

蒙引本義人之所為。為字兼立心處事。猶論語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註云為之不厭。為字兼知行也。訂疑學而時習之註。後覺者必效先覺者之所為。為字亦然。近日一二老先生。反教學者云。只是就處事言。如此則下文本義何故每每提撥個心字事字及內外字。而本文亦何分德業。本義曰心曰事。與下文德業字相照應。曰同心。曰協力。曰一于內。曰兼乎外。曰得于己。當作

心曰成于事皆此意心所以主宰乎事者立心原不在行事之外也凡立心俱在處事之前立心易處事簡雖分內外其實未有易而不簡者未有簡而不本于易者如中庸或問論致中和未有致中而不能致和者亦未有致和而不本于致中者

有親則一于內者信從者衆則吾之一心亦自信而不惑矣豈不可久如今之講書一般我所主之說如此諸友皆以為然則我益信而持之益堅終主此說矣有功則兼于外有功自人之協力者衆而來故得兼衆人所有以為己之有而自成其大也

李斯曰太山不棄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

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其業○今就古之大功業者論之○如堯欽天授時○命羲和○明揚咨四岳○徽與百揆賓門則一任諸舜○他如禹益稷契臯陶之徒○各効其力以賛其治○是唯堯能兼收而與之共天工故也○故稱堯之治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此其至大者○若以賢人之可大者言之○則如漢高祖之腹心良平○爪牙信布○智者効謀○勇者効力○一時天下英傑○如十八元功○皆入彀中○是以能促秦滅項而繼三代一統之治也○楊子曰、漢屈群策○以其能兼而有之也○其在人臣者○如唐史賛房杜云○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共而効之君○所

以能成太宗之業而為一代之臣也○豈非易從有功而可大者乎○問有親則一于內○其義固有別矣○有功則兼于外○似是上面協力者衆之義○何如又做進一步說○曰協力衆而有功矣○由是而四方聞風而至○寸善无有或遺○將見合千萬人之才○以為吾一人之才○合千萬人之智○以為吾一人之智○何謀不就○何功不成○其勢自不容不大矣○是亦進一步○

○深○得○勉○人○意○亦○有○有○親○不○能○自○守○有○功○不○能 自拓者

可久可大者可進于久大而猶未至焉者也曰賢人之德業○未○為○成○人○之○德○業○也○如堯之克明峻德○文王之純亦不已○斯為久矣○如堯之巍乎成功○文王之丕顯其謨○斯為大矣○此則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者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本義成位謂成人之位云云

雲峯胡氏曰夫位乎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聖人方能成人之位而无愧于人焉然必如此後謂之成人前所謂賢人者猶未也本義前曰至此則可以為賢矣謂衆人皆可至也此曰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蓋謂賢者所可至也朱子教人之意深矣

蒙引言自可大可久而進之極有分曉則易簡所造醇乎其醇而天下之

理皆為我得矣則德為盛德業為大業兼天地之易簡而參天地之化育矣故曰成位乎其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亦是從可久可大處充來前段易簡是生底後段易簡是熟底自易則易知至可大則賢人之業此是自善信而美大之城者也過此以往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聖神之能事前面易簡誠之者也後面易簡至誠者也此兩段又要看得相貫不可謂兩項人也觀本義二个至此字可見蓋人體乾坤之易簡而至于可久可大則為賢人之德業又至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為聖人之能事此賢人聖人是隨其所至而命之非生來便有此一段

（毋有針線細于髮）

賢人那一等聖人也如中庸君子戒慎兩節是體道之始事由是充之至于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則為聖人矣蓋是由學而至于聖者也經傳中如此者甚多

沈蛟門曰天雅易則天成簡天而位上地雅簡則地成簡地而位下吾人兼體易簡則人成簡人而位于中成位乎其中者成人之位于天地之中也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到此地位方成簡人

右第一章

疏周氏云天尊地卑為第一章聖人設卦觀象為第二章象者

言乎象者也為第三章、精氣為物為第四章、顯諸仁藏諸用為第五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為第六章、初六藉用白茅為第七章、大衍之數為第八章、子曰知變化之道為第九章、天一地二為第十章、訂疑舊本天一地二節、在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之首、天數五節在大衍之數節後、故周氏如此分是故易有太極為第十一章、子曰書不盡言為第十二章、馬季長荀爽姚信等、又分白茅章後、取貧且乘更為別章、成十三章、按白茅以下歷序諸卦、獨分貧且乘以為別章、義无所取也、虞翻分為十一章、合大衍之數、並知變化之道、共為一章、按大衍一章、總明揲蓍

策數、及十有八變之事。首尾相連。其知變化之道以下。別明知神及唯幾之事。全與大衍章義不類。何得合為一章。今從先儒以十二章為定、

訂疑疏駁馬季長等是矣。其所取周氏所分十二章次序亦多不倫。先儒章次。既多不倫。本義更定之。亦有欠確者。詳各章下。

按繫辭傳。原本自有次序。而今亂騰騰底。或是後人所錯簡也。即如釋諸爻辭者。共十九節。不依卦次。又散做三處。豈當日原本。便如此混亂。想必是在一處。有次序。如九卦之例也。今既不能盡復原傳之序。不如不分章次。如曲禮檀弓諸篇之例。其可

相承者相承說不可相承者聽人各以意會之不必强合牽爲一意上下相承首尾相應也即如第一章天尊地卑一節許多條件下文不應以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二句結之草草闕畧文氣不完又與上下文殊不相蒙也鼓以雷霆以下至末一氣相貫自爲一章可也而朱子本義云此言易卦之變化也此變化之成象者此變化之成形者愚竊謂不然

本義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云云

蒙引易書之理即天地之理天地之理亦吾身之理孔子此章之言一以見人當求易理于天地二以見當求天地之理于吾

身蓋有天地之易有吾身之易有易書之易究竟論之則易本在天地與吾身其易書則是天地人身之影子也若不于天地吾身上體驗出則看易書終是死殺了孔子繫辭傳之作特地要人見得此破

訂疑此章言先天之易未及繫辭之易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疏吉凶之外猶有悔吝憂虞直云明吉凶者悔吝憂虞是凶中之小別舉吉凶則包之可知也 訂疑吉凶之類多端以例推之可也

朱子曰、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推說向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不是占筮、如何明吉凶、

蒙引此聖人字、指文王周公、或言兼指伏羲、為○有○設○卦○字○非○也○此設卦字帶說、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與莫大乎蓍龜、洛書與龜、皆帶說、經傳中此類不一、潤之以風雨、風未嘗潤物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未嘗進也、此章雖帶設卦、其所指則在繫辭也、此節、若憑空說觀象繫辭、而不先以設卦、于文理亦未當也、後面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則設卦與繫辭、是兩

事矣、

訂疑指文王周公者以周易而言也其實周易之前各代原有易書故洪範稽疑筮曰貞悔曰龜從筮從周禮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夏商亦有易也易始伏羲伏羲時想已有易書但今不可考耳

蒙引此設卦就指文王周公、蓋六十四卦、本伏羲所定、今卦圖是也、及文王周公繫辭、須就圖上拆出而陳之于此然後看其象而繫以辭故亦謂之設卦乾初九本義云、凡畫卦者自下而上、則不但是伏羲也、子信謂文王周公之繫辭、无所用于設卦

乎、訂疑後說當從

本義象者物之似也云云

蒙引本義象者物之似也、物猶事也、卦與爻皆有之卦爻中自具此象、如下文得失憂虞之象是也、在乾卦則有大通至正之象在坤卦則有順而健之象乾初九九二有潛見之象九三有乾乾惕厲之象坤初六有陰始生而勢必盛之象六二六三有柔順中正以陰含陽之象至于元亨利貞、潛龍勿用等乃是辭也非象也聖人是觀出那象了、方依那象以繫辭、此象字與下文觀象玩辭之象同、而與上經本義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不

同彼以象對占此則辭字內自包彼之象占也

易中所說象字其類甚多此所謂設卦觀象者是每卦每爻各有本然之象其義之所該者最廣究其要指則所謂時有消長事有當否故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云云本義云事之變也所主在人事也有直就人事取象者如坤六三有含章之象蒙九二有包蒙納婦子克家之象也有假物類為象者如乾初九潛龍九二見龍坤六四括囊六五黃裳是據卦爻所似之象而取之要之亦是以象其人事者又有一類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及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難是隱時以己意取

之非說卦所列之類卻亦因爻之乘承比應處含有此象亦所謂事之變也故取其象亦主人事又有專以一事一物言者占者須隨時變通如田无禽雖主田言然征伐者得之必不能成功仕進者得之必不能顯身以占事上必不能獲上以占治下則為包无魚之象矣如勿用取女雖主一事言以是推之非其民不可使也非其友不可友也非其人不可用也所謂神明之存乎其人也蓋易中凡一卦一爻皆該萬事之變也

訂疑按坤初六爻疏云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詩之比也或取天地陰陽之象以明義者若乾之潛龍見龍坤之履霜

堅氷龍戰之類是也或取萬物雜象以明義者若屯之六三即鹿无虞六四乘馬班如之屬是也如此之類易中多矣或直以人事不取物象以明義者若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坤之六三含章可貞之例是也聖人之意可以取象者則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則取人事也

說統卦內無爻言上章言先天之易主畫卦此章言後天之易主繫辭訂疑雖主繫辭然繫辭時亦須觀象學者學易亦須觀象卜筮者亦須觀象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本義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云云

訂疑此節本義極无分曉愚謂此專指揲蓍之法言變化謂老陽變少陰老陰變少陽也上節為末二節居而安者易之序四句及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張本此節為末節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張本也

蒙引此節于揲蓍求卦上看自明白蓋易占其變凡卦爻之辭皆是就變底說則皆剛化柔柔變剛也故今三百八十四爻盡謂之九六而无所謂七八者其末段本義亦云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則此變化字正與觀變之變同若據卦

爻見在說。則與後本義相戾而解不通矣。故乾初九本義云。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用九本義云。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故變化當如此斷。此剛柔變化與彖傳中所謂卦變不同。蓋剛柔變化。乃聖人作易之本旨。訂疑指教人卜筮事。而其圖則在啟蒙考變占一段。彖傳卦變云者。朱子以為易中之一義。而非聖人畫卦作易之本旨也。其圖則序例所謂卦變圖者是也。今多彼卦變之說來混。謂彖傳卦變。便認不出。

又曰。啟蒙考變占法。如占得乾者。上五爻皆七。下一爻獨九。則

是乾之姤。而初爻變矣。即是柔推夫剛。訂疑當作剛推夫柔。而剛化為柔也。沙隨程氏曰。畢萬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遇乾之同人。九二變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晉獻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經傳无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占之卦之彖辭。

訂疑三爻變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雖啟蒙卦變圖內列得詳今學者多不看性理不知啟蒙之書則不知何為前十卦何為後十卦矣愚有一要訣凡三爻變者每一卦共得二十卦凡初爻變者即為前十卦初爻不變而他爻變者即為後十卦

蒙引聖人觀象繫辭各擬其單變者繫之也明曰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訂疑或作得失或作失得得失為是

本義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云云

蒙引此言吉凶悔吝及下文變化剛柔六爻之動皆是舉易中

所有其下得失憂虞進退晝夜之象及三才之道則是把造化人事來狀他不可謂辭之吉凶悔吝者以卦爻有得失憂虞之象也論聖人當初繫辭固以卦爻有得失憂虞之象但自後來據見成說則易之吉凶悔吝即是得失憂虞之象耳

訂疑初疑此得失之象憂虞之象二象字即上文觀象繫辭之象後覺不是蓋此二象字與下文進退之象晝夜之象二象字及三極之道字為類如以得失憂虞之象為設卦觀象之象則進退晝夜之象與設卦觀象之象說不通矣所以看書須照上下文聖人仰觀俯察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動而作易則凡得失

斷得倒

憂虞人事之象與夫進退晝夜三極之道之象全已在聖人胸中矣然後畫卦繫辭制為揲蓍之法則凡易中之吉凶悔吝等又即人事中失得憂虞等象矣揲蓍之法中變化剛柔六爻之動等又即造化中進退晝夜三極等象矣吉凶悔吝外有亨利咎害等言吉凶悔吝以例其餘也變化剛柔外有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等言變化剛柔以例其餘也

蒙引憂虞不可分貼憂慮也虞度也凡慮患則驚疑而意度生此情理之必然驗之人事自見矣或以憂屬悔虞屬吝按本義憂虞雖未至凶云云及下章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者言乎其

小疵也。往〻合為一類。似非可以分屬論。

自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致悔而取羞矣、皆自人事言、正如下文柔變而趨于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于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皆是分配其義耳、漢高祖初聽酈生之說、刻印立六國後、及張子房借箸為籌、于是大悔、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向无此一悔、則事去而悔无及、決至于凶矣、唯得此一悔、後遂成功、而凶反為吉、其襲項羽于彭城也、羽尚握數萬兵在外、帝驕于一勝、遂置酒大會、羽反旗一擊、漢兵敗、睢水為之不流、圍漢數

市、至太公呂后、亦為楚所得、其取羞何如、僅幸身未為楚獲、可以因敗為功、未至于凶耳、此實因勝而驕所致、亦可見吝之自吉而向凶也、○吉凶相對云云、是以四者交互說來、又以見上文只言吉凶而此又言悔吝者、以悔吝皆歸于吉凶也、而上文之吉凶、就該得悔吝了、

訂疑本義解吉凶悔吝一段此如卻子陽之陽、陰之陰、陰之陽、陽之陰、之說乃本文外意不必入正講下節剛柔進退亦然

梁山來氏曰、虞者樂也、憂則困心衡慮、漸趨于吉、亦如悔之自凶而趨吉也、虞則志得意滿、漸趨于凶、亦如吝之自吉而向凶

也、○說統虞與娛同、孟子雖虞、正此義、訂疑與蒙引不同、

說統此節承上文明吉凶來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陸氏釋文三極、陸云、極至也、馬云、三統也、鄭韓云、三才也、王肅云、陰陽剛柔仁義為三極、

本義既變而剛、云、至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

訂疑本義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鶻突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更不可曉其意

以剛柔二字為揲蓍者既變化復之剛柔只有二少而无二老

又以六爻之動為變化後之少陽少陰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全不成道理其病總由于既變而剛則晝而陽四句先已串說了則象晝夜之剛柔便有二少元二老矣而六爻之動又全說不去蒙引一條可破此病

蒙引進退晝夜不必貫說如下文三極之道便貫不去了大抵俱是借彼形此之辭進退是造化人物消長處故不可以晝夜貫且剛柔變化猶或可串說若進退晝夜之與三極之道則決串說不得訂疑此段極是其餘尚有串說如本義者故刪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須是逐爻說變化變則自柔而剛化則自

剛而柔、庶幾陰根陽、陽根陰、二本則一之妙、有以見太極之全體、无乎不在也、如三四皆剛則人道亦有純用仁時、仁即義之變也、三四皆柔則人道亦有純用義時、義即仁之化也、當純仁而仁、當純義而義、非偏也、此乃即陰而道亦在陰、即陽而道亦在陽者也、天道地道亦然、六爻之動、只以九六為剛柔、不以初二三四五上為剛柔、動即變化所為剛柔相推也、

（即訂疑）

訂疑六爻之動、指揲蓍者所得之卦爻、老陽化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也、三極之道、謂天道陰或變為陽、陽或化為陰也、地道柔或變為剛、剛或化為柔也、人道仁或化為義、義或變為仁也、

天道之陰陽變化易說人道之仁義變化亦易說唯地道之剛柔變化為最難說為天道之陰陽常互易人道之仁義常互用其變化可言也至于地道之剛柔則體質有定何以說變化乎蒙引云天之陰陽則寒暑晝夜之類地之剛柔則啟閉榮枯之類人之仁義則恩威寬猛之類皆有變化之道愚謂其說天道人道則是其說地道則非也地道之剛柔謂山川陵谷原隰墳壤之類其色有黑白黃赤青黎之殊其勢有高下平險之異其性有燥濕緩急肥磽寒煖之別所謂賦形有定者非若天道人道陰陽有互至仁義有迭施也故曰其變化難言也然但就其（方見明白）

相因无窮處觀之其彼此忽易形勢頓殊如所云行山陰道上千岩競秀萬壑爭流令人應接不暇者非其變化之大者乎至于變盈流謙海田變易之說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變瘠為肥變惡為美皆地道之變化也又嘗見有斥鹵變為膏腴膏腴又變為斥鹵者當與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二句參看但彼以爻位言此以揲蓍變化言其指不同其理一也

說統此節承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來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註序易象之次序

本義易之序云云○朱子曰居謂身之所處循其序則安○節齋蔡氏曰知其序之有常故居其位而安○雲峯胡氏曰所居而安是安分

訂疑諸說皆因本義云云而誤也若如此說則君子便是聖人地位矣○本義云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此句若指辭說則于下句為複若只指卦爻之次序說則不合著所著事理四字矣○愚謂易之序如序例所列伏羲八卦次序八卦方位六十四卦次序六十四卦圓圖方圖次第及後天八卦次序八卦方位及二篇之卦序雜卦之反對六十四卦內上下兩

之六爻當位不當位承乘比應之類所謂止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者也邵子曰先天无文吾終日言之而不離乎是者也居而安者即下節居則觀其象也安如禮記所云博依安詩雜服安禮操縵安絃之安謂時時觀察使吾心眼與之相服習浹洽也樂而玩者爻之辭即下節玩其辭也兼卦辭在內不言卦辭錯舉之省文也此節與下節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皆平居學易之事如上文聖人設卦觀象而繫辭也或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朱子曰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于心則自然樂

李彭山曰序自易言則聖人畫卦以成列者是也辭自爻言則聖人觀象而繫辭是也

訂疑此說可從易之序即上文聖人所設之卦所觀之象也辭即上文所繫之辭也

蒙引爻之辭在所玩則卦辭可知矣吉凶之辭言乎其得失也悔吝之辭言乎其憂虞凡一字之著皆至理所寓其指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應君子朝斯夕斯讀而玩之言雖有盡而意實无窮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

本義象辭變已見上云〻訂疑上文本義解象辭好其辭變化處殊鶻突底緊

柴氏中行曰居者靜而未涉乎事也動者涉于事也居則觀卦爻之象而玩其辭以探其隱賾動則觀其剛柔之變而玩其辭之占以求不悖其道一動一靜不違天理則俯仰无愧心逸日休德進業長用无不利蓋言道之所寓人當體之也

節齋蔡氏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用其理用易則雖盡乎一爻之時訂疑用易不止用一爻亦

有用卦之時當活看看其所占之卦有動爻无動爻耳

雲峯胡氏曰君子居而學易已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變與占之宜動靜无非易即无非天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天地間剛柔變化无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无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故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者聖人作易之事此獨言吉而无凶悔吝者君子學易之功也

蒙引以居則觀象玩辭為動則觀變玩占之地者非也前疑于理亦无妨平日學易理不精則動時用易必不盡善居而觀象玩辭亦自可以得吉利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无

大過矣豈必皆為動而觀變玩占者哉居則觀象玩辭未筮之時然也動則觀變玩占則向時所觀之象所玩之辭今則見于化裁推行之際而唯其占之所指矣故或居或動所趨皆吉所避皆凶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說統四其字皆指卦爻象變即易之序未筮則曰象既筮則曰變辭占即易之辭未筮則曰辭既筮則曰占

訂疑下章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本義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則象與變有偏全之分矣辭與占亦有辯吉凶悔吝雖亦是易之辭然第十一章云繫辭焉所以告也定

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則吉凶者正指占說故上下經本義多分象與占言之則所云其象如此者即辭也其占如此者即占也即此本義所云所值吉凶之決也然經中亦有有占而无辭者如乾之无亨利貞坤之利永貞之類是也亦有有辭而无占者如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比之六三比之匪人否之六三包羞之類是也此本義所云即象而觀占在其中不言其占謹微之意見于象中其象如此其占可知者也朱子學易之法一條云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今學易不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即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于自家所處

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云云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讀易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他胸中洞然于易之理无纖毫蔽處故云可以无大過矣

訂疑居則觀其象即上文居而安者易之序但易之序通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言象則就逐卦逐爻而觀其象所謂卦德卦體卦象卦變爻之陰陽中正與否乘承比應何如時位何如也玩其辭即上文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謂將有為有言而抱耆問易觀其所值之卦爻而玩其占決之辭也上句言辭不言占者平日所講求者重明其理

（萬絲）

（所理真如牛毛）

（言辭占在其中）

也下句言占不言辭者筮時所質疑者重決其吉凶也其實辭中亦有占占中亦有辭也細玩此節似重觀變玩占句者蓋觀象玩辭不過複說上句以起下句耳言占辭在其中

右第二章

本義此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文王周公繫辭以明伏羲卦象而君子學易必合伏羲卦象文王周公卦爻辭兼得之末歸結在卜筮上以獲自天之祐也

蒙引上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畫而言此章所謂聖人作易者

以繫辭而言蓋先有卦而後有辭至下章則合卦爻辭而言其通例矣章次如此凡乾坤文言一節一節以至天下何思何慮等云云皆是孔子居則觀象玩辭中得來若觀變玩占則就其事求之未暇旁及而推廣也訂疑此章第二節即言揲蓍變化之事不止言繫辭也繫辭傳及說卦序卦傳大半自觀象中得來此後確天極之易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註彖總一卦之義也爻各言其變也

訂疑經註王弼著繫辭以下諸註皆韓康伯著後凡言註者放

此

疏彖謂卦下之辭言說乎一卦之象也爻謂爻下之辭言說此爻之象改變也

本義彖謂卦辭云：

訂疑變指揲蓍者所遇老陽老陰之當變者言占用其變易爲占卜而作故又逐爻繫之以辭使遇此卦而此爻變者當觀此彖而玩其占疏云象之改變尚未明本義云變指一節而言對全體而言亦未釋變字之義也不釋彖變二字之義者以彖辭變已見上章也卦亦有變六爻皆變及三爻變則用本卦及之

卦之彖辭是也爻亦有象乾初九本義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潛龍之類是也

臨川吳氏曰象字本上章設卦觀象象字來變字本上章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字來

訂疑雖繫辭傳未必上下相承說然此章象變字則即上章象變字也

蒙引本義不曰象全體變一節也而曰指全體而言指一節而言可見不以全體當象字一節當變字大抵有全體之象有一節之象獨于卦言象者象在全體尤著耳有一節之變亦有全

體之變獨于爻言變者變在一節尤著耳訂疑此著字當作多字

梁山來氏曰象指全體而言乃一卦之所具者如元亨利貞則言一卦純陽之象變指一節而言乃一爻之所具者如潛龍勿用則言初陽在下之變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疏謂卦爻下辭也著其吉凶者論其卦爻失之與得之義也前章據其卦爻之象故曰吉凶者得失之象此章據其卦爻之辭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辭者悔吝者言此卦爻有小疵病

也。有小疵病。必預有憂虞。故前章云悔吝者憂虞之象。但前章論其象。此章據其辭也。辭著无咎者。即此卦爻能補其過。若不能補過。則有咎也。按畧例无咎有二。一者善能補過故无咎。二者其禍自已招。无所怨咎。故節之六三不節之嗟。又誰咎也。但如此者少。此據多者言之。故云善補過也。前章舉其大畧。故不細言无咎之事。此章備論也。訂疑善字作能字。

訂疑前章言象者。失得憂虞。與進退晝夜三極為類。皆泛指人事造化言。取象在易之外。所謂天下之賾之動也。所謂效天下之動與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象此者也。是也。此章所言失

得小疵補過乃卦爻之所各具如位有當否中與不中乘承比應有相得與不相得時之盛衰消長所謂吉凶以情遷是也疏云：未盡其指○疏又云此章備論也愚按此章亦畧論之耳易中占辭最多如云亨云利其云福云祉云有喜有慶有譽有尚有獲有功有嘉有得之類皆吉无咎之例也如云勿用云无譽云不利其云有眚有厲无攸利不可不宜災疾迷亡有言喪亂之類皆凶悔吝之例也○又疏云善補過謂能補其過善字作能字固通愚謂善字當與言字為類謂辭有許以无咎者善其能補過也善者嘉獎之辭蓋卦爻中有可議處又有可取處

重于可議處是有能補過之理故聖人繫辭因而許之勿如胡氏就人說也臨川吳氏曰辭曰无咎者善其能補過也梁山來氏亦如此說或曰无咎曰善吉何不曰善乎曰上兼言吉凶故不便用善字非謂无咎更善于吉也

翼亭曰失得小疵補過都是卦爻中所具卦爻所以有此者以時才力之不同耳

蒙引其字指卦爻言也

揚誠齋曰悔者遷善之權輿也吝者長惡之膏肓也然聖人猶許其改也謂之小疵恕之辭也○陳明卿曰悔者自責以省

慾道心也故雖有疵而日損吝者因過以自解人心也故因有疵而日增均為小疵而中有消長之勢矣

訂疑此上章本義悔吝居其中間之意非正旨也本文悔吝通說不好邊說故經不貴有悔而貴无悔悔亡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註六位有貴賤也齊猶言辯也

本義位謂六爻之位云云○朱子小註以二四三五初上相對較其貴賤

訂疑小註偶然之說不必從○蒙引解貴賤位矣句處可從○

楊龜山曰、泰卦為大、否卦為小、蒙引又推之曰、小謂卦之以陰為主者、如姤遯否之類、大謂卦之以陽為主者、如復臨泰之類、

訂疑如此說則齊小大句只說得十二月之卦、餘卦如何說、且如同人大有謙豫履小畜願大過小過中孚等卦又如何分大小乎、竊謂小謂陰、大謂陽、學易者欲知某卦之六爻孰為九孰為六、即在畫卦之奇耦觀之便知、此是易中淺事、何必紛紛多事、

辭吉凶者存乎辭、因卦爻之辭有不言吉凶悔吝等者、如愚上

章所言是也當觀于卦爻之辭則吉凶可知如坤初本義云不言其占者蓋微之意已可見于象中矣上六本義云其象如此其占可知之類是也上二節釋卦爻辭之通例此下言學易之法亦通例也

蒙引位即是一節底卦即是全體底又曰此二句只是起下文辯吉凶者存乎辭一句非以應象者言乎象二句也

訂疑此亦有理但此節及下節皆是學易之法與他處泛引以形起下句者不同

梁山來氏曰上文釋卦爻吉凶悔吝无咎之名義矣此則又人

體卦爻吉凶悔吝无咎之功夫也 訂疑體字欠妥 五存應四言一善列貴賤句應爻者言乎變齊小大者句應彖者言乎象 此自可從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本義介謂辯別之端云云 或問悔吝未至于吉凶是乃或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朱子曰然

丹陽都氏曰憂悔吝者必思患豫防而防禍于其始震无咎者必恐懼脩省而省過于其終

雲峯胡氏曰前曰悔吝言乎小疵此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謂當

謹于其微不可以小疵而自恕也（以與朱子記做別）前曰无咎者善補過此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謂欲動其補過之心者必自悔中來也悔者天理萌動之機不悔則人欲沉錮而不自知也

訂疑悔吝咎三字亦差不多此處似分悔吝為未來咎為已成（極有分曉）之過憂將來之悔吝則當察于善惡方形之始而遏欲存理使善念充而惡意去則不至于悔吝矣知咎之已成而動其補過之心則當悔恰于前此之非而痛自洗滌舍其舊而新是圖則有咎者可復于无咎矣聖人貴寡過而尤貴補也如是其勉人遷善之意深矣○卦爻中有言悔言吝者非謂其必悔必吝而

遂可諉之无可如何也正欲人知其將有悔吝而憂之也徒憂无益則貴于善惡之介而慎其投足之途也此大學慎獨之說也卦爻中有言无咎者非謂其因循苟安而遂得无咎也正欲人知其已有咎過而震其補過之心也然震之有術則貴乎自怨自訟而振拔于困衡之餘也此曾子省身之學也以此推之則吉非无故而吉必作善以迎祥凶非必凶當改圖以避禍也此意不于吉凶發之而于悔吝无咎發之者舉悔吝无咎以例吉凶悔吝无咎亦卦爻之辭中所存也舉吉凶而不及悔吝无咎者亦以吉凶例悔吝无咎也錯舉互文之例如此　存乎悔

聖人心事洗

發无餘

講書真人面珍瓏

之悔與悔吝之悔不同悔吝之悔小疵也存乎悔之悔脩省也太甲有桐宮之艾卒為商之令主宣王聽姜后之諫遂使周之中興漢武有輪臺之詔遂免亡秦之續明英宗有南宮之困遂成天順之隆悔之時義大矣哉

憂悔吝憂字震无咎震字蒙引皆指易說非也此二句與上三句一例貴賤小大吉凶悔吝无咎易之象易之辭也列之齊之辯之憂之震之者學易之人也存乎位存乎卦存乎辭存乎介存乎悔則夫子示學者以學易之法也

界限分明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註其道光明曰大、君子道消曰小、之泰則其辭易、之否則其辭險、訂疑諸家從之

本義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朱子曰、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底卦、譬如人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不好人、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問卦有小大云云、觀其爻之所向而為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辭、自是險、曰這只是依約看、也是恁底、自是不曾見得底透、只是依衆

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作易時意似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只是他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

訂疑卦有小大摘上文齊小大者存乎卦一句而言之謂卦中之爻有奇有耦而其辭亦有險易不同所謂吉凶以情遷也小者未必盡險大者未必盡易只是約畧言之耳如論三多凶五多功謂為貴賤之等又謂柔危剛勝豈能盡然孔子不過以己意偶見約畧說耳其實小者亦多易大者亦多險三之位柔者固危剛者亦危五之位剛者固多功柔者亦多功也上文以

位之貴賤與卦之大小並舉此節單言卦有小大不及位有貴賤者亦省文也錯舉也若以例推之則位有貴賤辭有凶功如下篇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

蒙引辭之險者如剝之不利有攸往否之其亡之類是也易者如復之朋來无咎泰之拔茅征吉之類是也要亦大畧如此未必盡然也大過非不大也而棟橈訂疑夬非不大也而孚號有厲臨非不大也而八月有凶觀非不小也而有孚顒若屯五非小也而屯其膏既濟九五非小也而不如西鄰坤六二非大也而直方大故知此亦大約說不可拘定卦字辭字皆兼卦爻說

是

張子曰、指之使趨時順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則不險于凶悔矣、○誠齋楊氏曰、其辭夷易、指人以所之吉且得也、其辭艱險、指人以所之失且凶也、○潘氏曰、辭者各指其所向、凶則指其可避之方、吉則指其可趨之所、以示乎人也、訂疑

三氏之說、即第十一章開物成務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下繫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之意也、

右第三章

本義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平庵項氏曰、自彖者至補過也○皆○解○易○之○文○自列貴賤至末○皆○學○易○之○法○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本義易書卦爻○云云○朱子曰、易道本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之○蓋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都有○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訂疑用之謂下三節○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使無縫罅○綸如絡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無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如非綸○

則空疎无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

雲峯胡氏曰、此易字指書而言、書之中、具有天地之道、自與天地相等、故于天地之道、彌之則是合萬為一。渾然无欠。綸之則是一實萬分。燦然有倫。此下三節。皆是聖人用易之書。

訂疑易書二字。原不必重論。所重卦爻耳。此章是專言聖人觀象之學。未及于辭也。若重言易之書。便是兼辭了。易之辭。雖亦足冒天下之道。皆是發明天地陰陽之理。然不如易象混淪全體。无一縫罅。无一遺漏也。觀說卦一傳。及序例諸圖。可見。

蒙引天地之道不外乎一陰一陽之變而易書卦爻亦一陰一陽之變也凡幽明生死鬼神仁知之屬易皆有以象之而无遺矣幽明生死鬼神仁知之類莫非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易書于此道也自其外而統觀之則幽明生死鬼神之類无一不包括于其中有以彌之而无遺焉自其內而析觀之則于所彌之中或幽或明或死或生或鬼或神或仁或知之類又皆有以綸之而不紊焉夫易能彌綸天地之道如此信乎與天地準也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疏天有縣象而成文章故稱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

本義此窮理之事云云

朱子曰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許多般物事都不出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畫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日出地上便明日入地下便幽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又曰天是陽地是陰然天地又自各有陰陽天之晝

是陽○夜是陰○日是陽○月是陰○地如高屬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阻屬陰○南東屬陽○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

問原始反終、曰、反如折轉來○謂推原其始○摺轉來看○看其終○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

又曰、精魄也、耳目之精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呼吸為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遊、而无不之矣、魄為鬼、魂為神、禮、宰我問鬼神、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註、氣為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

又曰、變謂魂魄相離○雖獨說遊魂、而不言離魄、而離魄之意、自

可見矣、○又曰、變雖屬陰、然魂氣上遊、體魄下降、亦自具陰陽、如言殂落、殂升也、便是魂之遊落、即魄之降、古之祭祀、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横渠說精氣自无而有、遊魂自有而无、其說亦分曉、○又曰、神氣上升、氣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于下、推此可見、○又曰、生則謂之精氣、死則謂之魂魄、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問遊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是漸漸散、若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為妖孽、若厲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得更為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

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

別傳、魂原是氣、无形也、魂无所不之、故曰遊也、

訂疑原始反終二句○既就死生說○精氣為物三句○又就死生說○不○无○複○竊謂精氣為物三句既是說鬼神之情狀○只○宜○就○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言○如中庸所言鬼神之為德○體物不遺處○氣○至○而○伸○則○在○人○為○精○氣○為○物○而○為○神○陽○之○伸○也○氣○往○而○屈○則○在○人○為遊魂為變而為鬼○陰○之○屈○也○獨○以○人○說○鬼○神○以○例○其○餘○耳○原始反終亦然○萬○物○皆○如○是○不止人也○向來都被朱子就人說了○故一旦難信耳○

○在○人○二○字活

蒙引生死就人物言鬼神就造化言鬼神是人物之所以生死者精氣遊魂兼動植說此說人未能信實有此理草木俱有香臭光彩便是魂也即所受之陽氣也亦俱有津液此便是魄也即其所得之陰精也雖不如動物之分明然上句生死既兼動植鬼神則物之所以生死者也安得不兼動植耶

訂疑中庸言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此以理言也體物而不可遺張子云氣至而滋息為神氣反而遊散為鬼此以氣言也正可以解此處死生鬼神之說

字面亦與原始反終合

字面亦與鬼神句合

若以二條分解死生鬼神便不複

又按張子正蒙動物篇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

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謂之神。以其伸也。反謂之鬼。以其歸也。此即奠動植之說也。張子曰、氣于人、生而不離、死而遊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此專以人言也、

蘇子瞻曰、衆人之志、不出于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強、其資約者其氣弱、故氣勝志而為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志勝氣而為魂、衆人之死為鬼、而聖賢為神、非有二也、志之所在者異也、

訂疑此非解此節之語。因其有至理存焉故並錄之。

朱子曰、至謂之神、反謂之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也、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人死便是鬼、祖考來格、便是神、

訂疑如祭祀時、神之來格是神、及祭畢送神、皇尸載起、則神又去而為鬼矣、以上所說紛紛、愚謂此節大旨不過欲以屈伸往來聚散離合言鬼神之情狀特偶就在人者言之耳非專論在人之鬼神也其主意止以鬼神與幽明生死言陰陽之變以明天地之道因以明易之準天道耳

雲峯胡氏曰、上文言易具陰陽之理此言聖人用易以窮陰陽之理即天地而知幽明之故即始終而知死生之說即聚散而知鬼神之情狀皆窮理之事也

蒙引仰觀俯察固以易也至原始反終亦以易而原之反之也為物為變亦以易而推其如此也為上已有兩以字便承他說出省文爾亦如善補過也一句不用言乎其三字

訂疑胡氏蔡氏二條爽快直捷

蒙引天下之物理多矣此言窮理獨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何也此三者理之至難窮者也于此而有以窮之則

天下之理无不窮矣自聖人分上說亦舉重以見輕也訂疑輕重當作難易若大學之格物則衆人所可能者

訂疑此亦如中庸三重之道上言本諸身六事而下文特申質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亦舉難以見易也

仰觀俯察三條得于易書者少得于卦圖者多試觀序例先天諸圖其圖者天文也方者地理也八卦圓圖兼天文地理也原始者陽生于震復也反終者陽盡于艮剥也精氣為物者自震復至乾也遊魂為變者自巽姤至坤也

朱子亦當痛快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疏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者聖人无物不知是知周乎萬物天下皆養是道濟天下也故不過者所為皆得其宜不使愆過使物失分也

訂疑疏解故不過意則是而語氣不順蓋能知而不能濟或能濟而知不能周則皆不能无過今知足周之而道足濟之所謂知之无不明而處之无不盡矣故不過

別傳與天地相似乾父坤母克肖之謂似故不違善繼其志善

述其事

本義此聖人盡性之事也云：

訂疑本義則知而不過矣、知而二字當作衍文。

朱子曰、此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自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知是先知得輕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

訂疑不曰下章、而曰下段者、朱子為此說時、或未分此兩處為兩章、但依周氏所分精氣為物至君子之道鮮矣為一章也、蒙引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連下句都是聖人與

天地相似處本義乃獨于此帖天地二字者舉一隅之意也

朱子曰、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兩句、本皆知之事、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无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无其本、則流而入于變詐矣、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流是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訂疑此以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作一句、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對、與本義不同、

又曰、旁行而不流、此小變而不失其大常、然前却有故字又相對、此一句突然、易中有時恁底處、頗難曉、

訂疑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是兩事上言知下言仁中加一而字以故不過結之旁行者行權之知也對上知周萬物對下樂天知命不流者守正之仁也對上道濟天下對下安土敦乎仁亦中間加一而字句法與上句同而无故不孤三字以結之分明是缺文耳本義有見于此故以旁行不流作兩事平說而以知仁分之此正說也小註以此句合樂天知命為一句謂皆知之事而通與安土敦仁句對乃別一說而雙湖胡氏及潛齋梁山來氏皆從之

蒙引旁行而不流上一段知仁是以處常者言此則言其事有

雖處而不可以常理行者聖人則旁行焉旁行易流也聖人雖旁行而又不流焉

訂疑下文樂天知命安土敦仁皆是兼處變意若非處變則何必云樂天知命云不憂云安土云敦仁乎

蒙引樂天天以理言仁義忠信是也命以氣言吉凶禍福是也樂乎天理則內重而見外之輕矣知有天命則惟脩身以俟之又何憂

訂疑在聖人分上知命是淺事只帶言之程子曰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爾不知命无以為君子是

也○命者所以補義一循于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愚又按聖人亦有言命處、如死生有命、又曰得之不得曰有命、又曰道之將行將廢命也、然皆以曉衆人耳○在聖人○則知命不足言矣

朱子曰、安土敦仁、是與樂天知命對說、樂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卑、安是隨所處而安、若自家不安、何以能愛、敦只是篤厚、盡去己私純是天理更無夾雜充足盈滿方有箇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敦厚于仁、故能愛、惟安土敦仁、故其愛自廣、又曰樂天知命、主知言、是崇德事、安土敦仁、主禮言、是廣業事、

訂疑樂天安土、與崇德廣業兩章、各言一事、雖理可相形、而不必

强牽也

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又曰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自擇安處、便是知有己不知有物也、訂疑此答何叔景之說也、是以敦仁仁字作愛之理言、蒙引從之、本義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集註云、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无間矣、同一解法、于安字切、

蒙引其知益深○其仁益篤○此又聖人仁知之極致也○大○抵○聖○人○之○仁○知○非○有○至○與○未○至○篤○與○未○篤○特○隨○所○寓○而○言○便○見○一○節○難○于○一○節○一○節○深○于○一○節○爾○

飛航講意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與天地同功旁行不流與天地同變化樂天知命則益无違于天安土敦仁則益无違于地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本義此聖人至命之事也云

朱子曰天地之化滔滔不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鴻鑄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于中道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此物之理无有缺遺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

拙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範圍天地之化試舉一端如一歲分四時節候之類以此做箇塗轍更无過差此特其一耳

蒙引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若舉一二端來說如一氣流行籠統相續聖人則裁之為四時二十四氣是也地形廣邈經緯交錯聖人則裁之為九州凡封疆之界是也又如正經界治溝洫使恒雨而澇則水有所歸使恒暘而旱則水有所取皆範圍之事不然旱則隨他旱水亦隨他水其不過乎九州封疆之界不辯則四海之內只是一大塊渾淪孰知其為何州孰知其為何

國如是則過矣四時節候不分則大運之中只籠統一氣而已人知何時為春夏何時為秋冬何時為分至如是則過矣此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而輔相之宜亦在其中矣訂疑中有涉曲成萬物者刪之

曲成萬物於凡天下之物知之无不明處之无不盡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耕田鑿井各利其利煖衣飽食各樂其樂貴知勿使過愚不肖勿使不及動植之類則宜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舉天地間无一物不得其成就處所謂大以成上下以成小者如此方謂之不遺亦不能枚舉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句最難看

訂疑不曰天地之道陰陽之道而曰晝夜之道舉一以例其餘也此至淺者也上文幽明生死鬼神固是此理大言之則元會運世小言之則呼吸動息莫非此理也知是知天地之化育之知乃嘿契非推測也所謂與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弗違後天奉天至誠如神者也後章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古之聰明睿知神武不殺者也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者也說諸心研諸慮者也

肯堂王氏曰神以聖心主宰言易以聖人運用言其所存主處

一神之所為不可以方所測其所運用處一易之所為不可以定體執也又曰聖人範圍曲成通知則神易不在造化而在聖人矣故凡物有定在者皆可以方求之聖人之神通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而莫測其端无在而无不在也何方之有凡物之有定體者皆可以體求之聖心之易妙于範圍曲成通知之內而不滯于一无為而无不為者也何體之有聖人心易之妙如此命无不至矣然孰非用易以至之哉

訂疑本義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此括程子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

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而易之準道无有形體之語而為說也
然窮究之甚獨王肯堂以聖人說確極此句與上文是故知幽
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故不違故不過故不憂故能愛
確極
相對然上二節皆一句一結此節獨三句一結此文法之變換
也
蒙引當初聖人窮理盡性以至命方能作易在後聖人用之又
可以窮理盡性而至于命要之聖人之窮理盡性而至命不必
盡由用易孔子立言主意只是以贊易道之大爾其實是有此
理所謂言有大而非夸也

訂疑三節相承說至命由于盡性盡性由于窮理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既以易則原始反終精氣遊魂二句亦以易而窮之可知矣窮理節既以易則盡性至命之由以易又可知矣此易之大所以與天地準而又為聖人之所不可須臾離也

右第四章

本義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訂疑仰以觀于天文三節依本義就用易之聖人說則如前所述矣愚謂若以作易之聖人說則仰觀節為聖人觀象于天觀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動神明之德

萬物之情如說卦所列名則理无不窮矣與天地相似節為聖人得易簡之理盡三極之道于凡所謂知仁德業平易險阻變化云為之類无不知之明而處之當則性无不盡矣範圍天地之化則為聖人窮理盡性之至極義精仁熟盛德大業知來藏往聰明睿知可與天地參而成位乎其中者也則命无不至矣夫天地之道不過陰陽之變知仁之理所謂一陰一陽兩在不測之神而已矣聖人者由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如此則聖人之神亦上下與天地同流矣故其所作之易亦廣大變通至變至神往來不窮也如此說則易无體之易與易與天地準首尾兩

易宇相應而亦以見易書之作為有本領也姑記所見附之于此

一陰一陽之謂道

程子曰、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誰能識之又曰、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陰陽者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

本義陰陽迭運者氣也云云○朱子曰、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

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是陽、望後是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為今、恁地滾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孰為之哉、乃道也、從此句下文分兩脚、

蒙引朱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當離合看○此句最好○蓋道○不離○于○陰○陽○故○當○合○看○而○又○不○雜○于○陰○陽○故○當○離○看○此正所謂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又未嘗倚于陰陽也○下○文○節○節○都○有○一○陰○一○陽○之○謂○道○亦○節○節○都○有○箇○陰○陽○不○測○之○謂○神○此○章○陰○陽○正○指○動○靜○言○靜其體○動其用也○道兼動靜○舍陰陽○則

道无安泊處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兩箇一字最活迭運意思全在兩一字上言陰陽只管恁地迭運而道不外是矣蓋道不雜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乃太極之謂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无端陰陽无始是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兼甚廣不止如下文所云如繼善成性顯仁藏用仁知及成象效法都取大底說若細言之就成象效法上亦各有陰陽此章所言陰陽大抵皆以流行者言

梁山來氏曰理乘氣機以出入

說統此章大指只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便了聖人恐人外陰

陽以求道故從一陰一陽上指出道來又恐人泥着陰陽求道故就陰陽中說箇不測來非道外有神中間節上是道節上是神

訂疑本文兩一字本義迭運字極重周于所謂一陰一陽互為其根者此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本義道具于陰而行乎陽云云

或問繼之者善也是此理之流行未賦于萬物朱子曰如兩箇輪只管轉流動不已萬化皆從此出來嘗喻之如兩片磨中間

一个磨心只管推轉不已米穀四散撒出所以為繼之善又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个理在天地間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來底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箇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訂疑末條是就性善之理與本義不合

建安丘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就造化流行上說成之者性是就人心稟受上說繼之者善是就天所賦人所受中間過接上說如書帝降之衷中庸天命之性所謂降所謂命既繼之義也訂疑明甚

蒙引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與此理則一般、但彼是串合言之爾、繼善是天命流行成性則此性已交過人物去了乾道變化繼之者善也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成之者性也

訂疑乾道變化以下、引乾彖傳、以釋此節、甚好、本周子、但周子止引到各正性命而截去保合大和一句尤得成之者性也正旨蓋保合大和釋貞義居多在草木為結果時在人為全而歸殁吾寧之時與此處本義不合不如截去通書、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朱子註曰、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而賦于人之本即圖之陽動也通書曰、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誠斯立焉○朱子註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于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成之者性也○這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此可見蒙引帶保合太和句為衍文也○

朱子曰、繼成二字○接那氣底意思說○善性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

北溪陳氏曰、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蒙引或以繼之成之為氣、善性為理、何

以分理氣而二之、蓋善字性字、難以屬氣也、然理亦寓諸氣、二而一者也、又曰、天地生物之心、无有不善、故曰天地之性也、對氣質之性而言也、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物便是氣質性則物所有、故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不同、而理亦隨之、又繼之時、純是乾道變化、不着形氣、故謂之善、

訂疑成之者性、本義蓋就資生流形時說、未及保合太和時也、若人物之全而歸乃過此以後事、

或疑成之者性、焉知非全于已生之後耶、曰、本義就各正性命時言、而不就保合太和時言、非无見也、因下文知者見之謂之

知云云天下之人猶未能盡是成性存存者況萬物之生又安能必其保合太和而全于己生之後耶故通書引易只至各正性命而止不及保合太和句而下文即証之以成之者性句成之者性也猶天命之謂性以始受天命而言非以盡性之後而言也○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朱子註曰通者方出而賦于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于己性之成也此註亦欠分明蓋上文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只是元時尚未及于亨亨即流形資生時矣其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流形資生亨之時也尚未及利貞其云元亨誠之通正是指繼之者善

與成之者性而言其云利貞誠之復正是保合太和時在萬物則為向于實與實之既成也在人則為全而歸殁吾寧也故曰誠之復復者歸根復命也朱子註小註及諸家之說皆欠分曉以上因本義云周子程子之書言之詳矣故摘而録之並置辯焉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一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孟子所謂性善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言此性之純精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

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性善實淵源于夫子○陸庸成曰成性所謂物與无妄也

訂疑陳氏陸氏之語明白詳確斬盡葛藤

本義善謂化育之功性謂物之所受不言性理而言氣化者照下文顯仁藏用皆以造化言也故下文本義云仁謂化育之功用謂機緘之妙也然細觀之其在天地自應以氣化言其在人則善性仁知自應以性理言原並行不悖也蓋造化原無理氣而氣為易見人性亦無理氣而理為尤重故當隨本文而解之不宜以性理而强合氣化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本義仁陽知陰云云○朱子曰、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行處○便以為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為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補○出○造○化○來○亦○有○來○

雲峯胡氏曰、首三句○正是夫子言性與天道處○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所以循環而不已者○道也○繼者○靜之○終○動之○始○本義曰、繼言其發、成言其具、蓋在造化者、方發而賦于物、其理无有

不善在人者各具是理以有生則謂之性其發者是天命之性其具者天命已不能不麗于氣質矣仁者知者百姓指氣質而言也上章說聖人之仁知合而為一此說仁者知者分而為二訂疑本義自繼善以後節節以陰陽交互而言欲以明首句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首句是說陰陽迭運蓋統體一太極也到繼善成性二節則是說一本萬殊之在人者也朱子自幼讀周子太極圖通書及程子語錄以先入之言為主遂以陰陽互根之說通解此一章不知周子自是獨出己見作為太極圖通書借乾之彖傳及此章首二節以証其說耳原非以太極圖通書解

此章也。本義遂據太極圖通書以定此章處處為陰陽互根之說。朱子曰、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讀者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此言誠是也。豈可以周子之斷章取義以明已說者。為孔子之說乎。即如前章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本義吉凶相對、悔吝居其中間云云、變化者進退之象也節、本義既變而剛則畫而陽矣云云、然皆朱子偶見此理。而發明本文外意耳。後人遂執為正解。亦何異執周子之書。為此通章之大旨乎。此章有可互說處。仁知德業生生不測是也。其餘不必。

蒙引上文成之者性也兼人物言此則承上文成性一節去了物而專以人言也蓋既謂之成性則道已落在氣質矣所以有偏謂之仁謂之知不是仁者名此道為仁知者名此道為知蓋仁者謂道止于仁耳不知仁之外有知也知者謂道止于知耳而不知知之外有仁也

說統君子之道何道也一陰一陽之道也直捷

訂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皆兼三才而兩之也故以天言之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以人言之則曰一仁一義之謂道在天道則分陰分陽又迭用此段明快詳確疑諸儒所未發

陰陽在地道則分剛分柔又迭用柔剛在人道則分仁分義又迭用仁義兩者缺一不可為道故人之道兼仁義猶天之道兼陰陽地之道兼柔剛也今仁者知者所見既偏雖未必如楊子之義墨子之仁而已非堯舜禹三聖相傳執中之道矣君子之道或分仁分知或迭用仁知或仁中有知知中有仁或仁根于知知根于仁皆一知一仁之謂道也但不可如本義以仁陽知陰說歸天地之氣化耳上文自言氣化此節自是承成之者性也句說性理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至日新之謂盛德大言是言造化之事繼善成性二句亦是言造化之事兼人物而言此節

乃專言人者以人為萬物之靈而其性猶為易見也又人性之本義

亦是此意但欠明白

仁智正猶天道之陰陽故即以相配言之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程子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无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

訂疑天地與人一理人一小天地也人不能无心天地如何无心若天地无心是无主宰矣其福善禍淫互為感應者果孰為之如聖人无為非真无為異乎人之為爾天地无心非真无心異乎聖人之心爾

此處不容言

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可見也、所以生之者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

邵子曰、若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成歲、是顯諸仁也、其度數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藏諸用也、又曰、顯諸仁者、天地生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訂疑程邵以表裏說朱子亦有如此說者、見小註、

本義顯自內而外也云云○朱子曰、這箇有作先後說處○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顯諸仁是元亨誠之通○藏諸用是利貞誠之復○訂疑元亨利貞之說○與本義同○以先後說○

顯諸仁、是用底迹、藏諸用、是存底心、顯諸仁、是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作顯諸仁底骨子、又曰、顯諸仁、似恕、藏諸用、似忠、顯諸仁、似貫、藏諸用、似一、顯諸仁、似隱而費、藏諸用、似費而隱、訂疑此皆作表裏說、如孟子所過者化、顯諸仁也、所存者神、藏諸用也、

雲峯胡氏曰、顯藏二字、與中庸費隱相似、隱在費中、費之外、他无所謂隱、藏在顯中、顯之外、他无所謂藏、蓋顯諸仁、是用之迹、而盛德之所以行、藏諸用、即仁之心、而大業之所以立、顯諸仁、是發生之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發生者、即藏于中而不可見者、

訂疑此亦表裏之說

揚誠齋曰聖人與天地可同者顯仁藏用之德業也不可同者天地无心聖人有心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本義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云云

蒙引大大二字從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來

訂疑自首節至此是言造化

生生之謂易

本義陰生陽云云

訂疑本義本太極圖說來故主陰陽互根說其實易書生卦則但如邵子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耳本義之說乃後天對待而觀之見為此卦是某卦所變也

自此以下本義是以造化人事貼以易中字目以見易之理不外乎造化也其所以專以造化人事言而不主易書者亦因下文成象效法二句在易書難說也如首章鼓之以雷霆以下就易書難說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本義效呈也○云云

朱子曰、既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恁底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說入易上去○○凡屬陽底、只有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形之意、已成形、便屬陰、成象如日月星辰在天、亦无箇實體、只是箇懸象如此、法是有一成已定之物、可以形狀見者、如條法、亦是實有已成之法、效字難看、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有陳獻底意思、

蒙引此○乾○坤○就○物○說○本義造○化○亦○就○物○說○言○各○有○箇○造○化○也○法○與○象○亦○都○就○物○說○成象之謂乾○陽之輕清未形也○效法之謂坤○

陰之重濁有迹也○訂疑即人事亦造化中物故舉造化便都該了○如首章卑高方物亦是人事本義統以造化之實該之○蒙引下見象形器即此成象效法就生物言是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只就微著上分所謂一身還有一乾坤者也如乾坤二字既曰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而又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其以乾坤謂天地特其成形之大者也如元亨利貞有天道之元亨利貞焉有聖人之元亨利貞焉有君子之元亨利貞焉自其一物之生亦各備箇元亨利貞焉○夫乾其靜也專

之乾坤。以對待言。是就天地說。成象闔闢戶之乾坤。以流行者言。闔闢謂氣。見形謂物也。

訂疑此法象。即後章法象莫大乎天地之法象字。天下无一物无法象。但天地是法象之莫大者耳。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本義占筮也云云

朱子曰、張乖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此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都未定。今已判了、更不可易、訂疑張乖崖宜用以解上節。

占出這事人便依他這箇做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說到至處便說到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做占用矣

訂疑此章易乾坤占事雖用易中字目實就造化物理人事而言也即如極數知來之謂占一句在易中固就揲蓍言然世間占卜之術則不指揲蓍一件也如卜龜亦是又後世占卜或以雞卜或以虎卜或以碁卜或以紫姑仙卜或以牛蹄卜或以灼骨卜其他擲錢聽鏡相宇觀梅風角鳥聲求籤問筊杓聽相形揣骨太素脉子平河洛數紫微斗數梓柳神扶箕耳報之類實繁有術皆能推測以知來往往有驗即如春秋時左傳所記季

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沈尹氏單襄公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師曠以律卜子貢以執玉卜又如卜偃之卜畢萬卜虢亡叔服相公孫敖之子梗陽巫之卜夢梓慎之占无氷單愆期之占僖括裨竈卜伯有卜火其他甚多皆極數知來之占也豈必抱蓍問易乃謂之占哉此聖人看易理爛熟後見得天地間造化人事物理无一不是易理故繫辭傳一書衍直橫豎无一不見得與易相合所以或說造化說一段或就物理說一段或就人事說一段不過欲學者隨處見易理如中庸費隱一枝或說夫婦或說聖人或說天地或說鳶魚或說富貴貧

賤患難夷狄或說兄弟妻孥或說鬼神或說子臣弟友或說禮制或記政事无非道之費隱也

通變之謂事如傳中所云變而通之以盡利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通其變使民不倦皆指人事而言不必考變占也在用易上說則趨吉避凶便是變通之事本義只欲串說故用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二句其實當刪

陰陽不測之謂神

本義張子曰兩在故不測朱子曰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无處不在橫渠說得極好一

故神、觀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這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行平什伯千萬之中。无非這一个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

建安丘氏曰、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雖其不測、所以无方、言神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所託而類者也、

訂疑陰陽不測之謂神。在造化物理人事易書俱有之。玩此節上下文勢。是就造化物理人事言之。然上文易乾坤占事五字。皆是借易中字目為言。則此神字。亦借易之神而言也。易中之神如何。下章、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非天下之至神、

其孰能與于斯。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蓍之德圓而神。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鼓之舞之以盡神。數神字是也。

右第五章

本義此章言道之體用云云

蒙引此章通以理言。然蓍所以模寫此理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爻一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學者默而識之可也。

訂疑本義此章通主陰陽互根說。愚謂朱子蓋見首尾二句是互根說。又中間、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亦有就互根說者。又得太極圖及程子之說為之証。故遂定為此

說也○然有可互說者○亦有不必强為互說者○如總善成性二節、成象效法二節、亦何必互說乎○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至日新之謂盛德○是說造化○生生之謂易以下○是從造化說到易書上○去○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本義不禦言无盡○云云○朱子曰、以言乎遠云云、是无大无小○无物不包○然當體便具此道理○靜而正者、言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錯置○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无不隨處皆足○无

所欠缺只觀之人身便見

雲峯胡氏曰以言乎遠則不禦語大天下莫能載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語小天下莫能破也本義以為即物而理存者蓋言此理非特動時可見即眼前事物觀之未動時亦无非此真實之理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此理无物不有也

蒙引廣大二字亦須有別大就外面抱括得盡說廣就其中含蓄得多說畧與彌綸二字相似

說綄遠邇兼時與地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本義乾坤各有動靜云：

朱子曰、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彷彿似恁地。問乾一而實云：而曰廣曰、天只是一个物事。一故實。從裏面出來。流行發生。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形雖曰堅實。然却虛。天之氣流行于地之中。皆從裏面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天以其包得地。訂疑又買乎地中。所以說其質之大。地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乾只是一箇物事。充

實偏滿坤便有開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相似問陽奇陰耦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大生是渾淪无所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箇翕則闔闢則開此奇偶之形也又曰地到冬間都翕聚不開至春則天氣入地地氣開以迎之又曰大抵陰是兩件如陰爻兩畫闢便是兩開去翕是兩闔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便開今天固包着地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又曰地却是在空缺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帀无空缺偪塞充滿皆是天地之四面底下却靠着

天天包地氣无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久見地廣處問乾者天之情性曰乾者健也健之體為性健之用為情情便是性之發靜專是性動直是情

蒙引天地別无勾當只是生物而已蓋天地以生物為心是故乾之靜而利貞也雖未見于生物而其生物之心則常存不他是其專也及其動而元亨則生意由中達外沛乎莫禦是其直也夫坤其靜而利貞盡斂許多生意在內翕聚而无餘所謂翕也及其動而元亨則乾氣一至就能承以生動將許多生意都一齊發散出來故曰其動也闢○乾坤生物全在動上而此則

兼靜言且以靜居先者何也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至哉言也天地之道盡于此矣豈唯天地凡人物皆然凡聖賢之論陰陽先陽後陰者生物之序也如元亨利貞之類先陰後陽者體立而後用行也如靜專動直之類訂疑

後章先闔戶之謂坤本義云由靜而動也

訂疑先賢看書從无字句處生許多妙理類如此今人則只是會尋行數墨足矣

本義謂靜別動交靜則天地不交如七月以後也動交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正月以後也如以六十四卦橫圖觀之乾坤各

居兩頭是靜別中間六十二卦便是動交先天圓圖八卦相錯是靜別後天圓圖是動交以卦畫論之陽畫奇是一而實陰畫耦是二而虛本義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此句當刪蓋此節只言造化而易之所以廣大在言外後章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後篇言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正是易之所以廣大者○又見一本云易之所以廣大者如此如字却通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疏大以配天廣以配地四時變通易理亦能變通故云變通配四時初章論乾坤易簡可久可大配至極微妙之德也然初章易為賢人之德簡為賢人之業今總云至德者對則德業別總則業由德而來俱為德也

本義易之廣大變通云云朱子曰廣大三句以易配天道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之至德易之變通如老陽變少陰老陰變少陽往來變化故可配四時

訂疑朱子小註以老陽老陰之變言如上章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之義愚謂易之圓圖自復至乾象冬至

二說並行

至夏至自始至坤象夏至至冬至亦是配四時之一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註知以崇為貴禮以卑為用

本義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云云○朱子曰知崇是知識要超邁禮卑是就切實處行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象地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脩身是禮卑之事○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便是極卑无事无簡禮雖至微

細底事、皆當畏謹戒懼、唯恐失之、這便是禮之卑處、訂疑此段是卑遜之說。與本義不同。乃註說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无非卑底事、然又不是強安排、皆是天理合如此、又貼入循理。

訂疑論語註、富而好禮句、朱子亦引董子安處善而樂循理釋之、與此本義同、愚謂循理固是。但理字稍寬泛。令人无處下手。不如禮字。使人當下便有持循處。所以夫子循〻善誘人。不過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而已。博以文。教其知也。約以禮。教其禮也。

崇德廣業。備于此矣。崇德廣業。崇廣有工夫。知崇禮卑四句无工夫。本義窮理循理。此崇德廣業之工夫下手處。此知之所以

崇禮之所以卑也如乾大象君子自强不息只自然見成底无工夫本義補出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一句在前以示學者下手處也效天法地本義以如字解效法字輕說

蒙引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非是理之所在也聖人于是理也窮之于心則識見超邁而其知也崇循是理而行則工夫篤實而其禮也卑語録以知崇禮卑不必專主聖人此朱子未定之見據本文當純以聖人言大意正與第四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以窮理盡性至命者相類

訂疑德業字首章言之崇德廣業之事第四章言之詳矣即效

天法地亦于至命節見之矣細看此章文義甚畧玩其意只是欲出知禮二字以配天地耳以第四章言知仁矣說卦第二章言仁義矣此章又以禮字與知字對言之蓋易之為書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將以順性命之理者也人之性備乎四德豈易之為書獨可言仁言知言義而不可以言禮乎是其所以配至德者有未盡也故此章特地提出禮字與知字對言之如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曰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道不虛行曰當名辯物正言斷辭何莫而非禮也聖人者用易

以窮理盡性則仁知禮義无不自我而出德崇如天業廣如地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又知屬陽禮屬陰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知之所以益崇而效天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禮之所以益卑而法地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本義天地設位而變化行云云朱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陰陽升降便是易又曰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是成性存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又曰成性成之者性字義同而用異成性

是已成之性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衆人多說是到聖人處方是性之成看來不如此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

訂疑天地設位猶首章天尊地卑易行乎中猶乾坤定矣貴賤位矣剛柔斷矣吉凶生矣變化見矣易指易之見于實體者指易書之易而言不專指變化也知崇效天禮卑法地故承上天地二字而言以配知禮二字也知禮皆成性之德也聖人全體不息由知禮行非行知禮也亦如天地設位崇卑有定分而不易則凡百道義皆自此出亦如天地設位而乾坤貴賤剛柔吉

凶變化皆行乎其中矣

蒙引易行乎其中易指造化　訂疑當指易之見于實體者

薛敬軒曰成性即天地存存即設位道義之門即易行乎其中

葉爾瞻曰存存者聖心不已之純也

吳因之曰道義從成性而出所謂神无方而易无體也

說統上文說效天法地故用天地設位轉下易不出天地外德業不在吾性外

訂疑道義之門即上文德業也

右第七章

卷之十一終